

第一章

洞庭湖底的龍宮裡，錦衣龍袍的龍君敖青，坐立難安，從龍椅上站了起來，手中玉扇時開時收，被折騰得不成樣子。

在龍族中，敖青算得上是數一數二的美男子，但平時風流瀟灑的俊顏，此時卻愁眉不展，滿臉怨氣。

「該死的金翅，居然打傷了我的飄飄，害得飄飄失憶，連我都不認得了！」語氣咬牙切齒，他對金翅鳥可說是恨之入骨。

自從那日在洞庭湖邊與凌影飄相遇，對方那迷人的香味就縈繞在敖青心間，每當午夜時分，就輾轉難眠，腦中全是凌影飄的身影。

可恨的是，他一見鍾情的飄飄卻被表哥敖烈霸著，他妒意大發，失去理智，引出了龍族的天敵金翅鳥。原本是打算金翅鳥困住表哥一段時間，他好讓趁機奪取飄飄的心，沒想到金翅鳥居然反將飄飄打成重傷。

敖青懊悔不已，之後得知凌影飄尚在人世，又驚又喜，立刻趕了過去，卻發現他失憶了。

回想起心上人用陌生的眼神看著自己，卻含情脈脈的靠在表哥懷中，他的心就碎成一片一片的……

「不行，我要找金翅討回公道！」將扇子緊緊捏住，他恨恨道。

不管如何，他可嚥不下這口氣，就算金翅鳥是龍族的天敵，他也一定要報這個仇！雖然敖青一心想出這口怨氣，但心中仍有分寸，金翅鳥是他們龍族的剋星，況且素來以龍為食，若是一時失手，恐怕到時候仇沒報到不說，連小命都會送掉。思索良久，雙眼一亮，衝入龍宮興匆匆的抱了一盆妖異的白色鮮花出來。

「曼陀羅，就是你了。」

雪白的花瓣散發著淡淡的清香，純潔中帶點妖異的美，敖青禁不住那股誘惑，靠近聞了一下，立刻頭昏眼花、兩腿不穩，差點摔倒在地上。

「真是厲害，不愧為白色彼岸花，實在惑人心神！」

這盆花是一位蛇族女子所贈，以前就聽說過曼陀羅的可怕，遂將此花丟在一邊沒去管它，沒想到過了這麼久，居然還活著。

敖青將曼陀羅花連根帶葉拔了出來，小心翼翼收入袖中，不敢再多聞。

準備好一切之後，他換了身黑衣，匆匆向金翅鳥的棲息地趕去。

須彌山上，金翅鳥一族的宮殿內，黑袍玉冠的金髮男子站在殿前，恭敬的向坐在殿上的中年美婦行了個禮。

這金髮男子俊美非凡，臉如雕刻般五官深邃，稜角分明的面龐極具吸引力。

他一頭耀眼的金色長髮中帶著幾縷鮮紅，劍眉下鷹目炯炯有神，高挺的鼻梁、厚薄適中的嘴唇，而最醒目的還是他眉心處那金色火焰印記，燦爛得彷彿正在熊熊燃燒著。

「娘，父親說您有事找我。」

「翹兒，你過來。」端坐上位，有頭火紅長髮的中年美婦緩緩睜開雙眼，俯視著

儀表堂堂的兒子朝他招招手。

「娘有話就說，兒子聽著。」勉強的扯了扯嘴角，金翱心中暗叫不好，恨不得立刻奪門而出。

只要娘一說這句話，他就知道她接下來要說什麼，還不就是那套他年紀不小，要他早日成親，為金翅鳥和鳳族留下後代。

這些話他聽了幾十年，耳朵都快長繭了，娘還是不放過他啊……

「那好，你什麼時候給娘娶個媳婦回來？」果然，中年美婦老調重彈。

「遇上中意的，自然會帶給娘看。」金翱試圖以此打發過去。

「每次都是這句話，娘也沒見過你帶回什麼姑娘。」她鳳眸一瞪，看穿了兒子的小把戲。

「那還不是沒看上的。」嘴角抽搐了下，他就知道騙不過精明的娘。

「你宮中女子眾多，不然你挑一個娶了也成。」

「那些庸脂俗粉，我還看不上眼。」金翱哼了一聲，覺得自己頭又開始痛了。身為金翅鳥未來的族長，後宮的女人自然不少，但全是其他族類送來的，盡是些嬌弱的小女子，他一個也沒興趣，更別說娶來做妻子了。

「既然看不上眼，還留著她們幹什麼，不如早日遣散了！」

「娘！您能不能別逼我成親啊？」按了按額頭，他實在忍不住想逃。

他也想將那些人統統送走，但一提此事，她們就一哭二鬧三上吊，弄得他心煩意亂，幾次以後，他也不想管了。

「不行，娘還想早日抱孫子。但你也不用煩了，娘已經做主給你定了門親事，你擇日上門去挑新娘就行了。」

「親事？什麼親事？」金翱目瞪口呆。

「你爹身為金翅鳥的族長，跟龍族族長相爭了幾百年，龍族從未勝過你爹，他們此次有意求和。而我鳳族素來與龍族交好，娘身為鳳族族長，也不想見你爹和龍族再打下去。所以我打算做個和事佬，跟龍族聯姻來化解以往的恩怨。」

「跟龍族聯姻？」金翱覺得自己都快成了九宮鳥，只會重複母親的話。

「你要是娶了龍女，一來可以化解金翅鳥和龍族數百年來的恩怨，二來娘也可以喝到媳婦茶，一舉兩得啊。」中年美婦對自己的計策得意不已。

「娘，妳就捨得犧牲兒子的終身幸福？」金翱俊臉垮了一大半，哀怨的望著母親。

「什麼犧牲？娘知道你眼高於頂，所以早和龍族族長商量過了，讓你自己去選新娘，你還有什麼不滿意的？」

「能不能不選啊？」

「可以，那就去你的後宮挑一個，明日成親吧。」中年美婦絲毫不妥協。

「娘啊……」

「什麼都不用說了，要是你不滿意娘的安排，就去找你爹。」

「好吧，成親就成親！不過是娶個龍女，我認了。」金翱咬牙叫道。

娘真狡猾，居然拿父親來壓他！

既然父親讓他來找母親，肯定已將此事全交給母親處理了，就算他去找父親，恐

怕還是一樣的結果。

哼，別以為這樣他就會乖乖就範，既然讓他親自選新娘，這事還是由他自己做主！三日後，金翎頭也不回的下了山。

只是這趟可不是去龍族選新娘，只是不想待在須彌山聽母親碎唸說哪家龍女生得俊，哪家又溫柔可人，便先行下山圖個耳根清靜。

只是要去哪呢？龍族自然是不會去的，不如先去二弟那看看。他們好久不見，也不知道二弟和他的小情人過得如何。

打定主意，金翎便朝自家二弟的居所前進。

「二弟，大哥來看你了。」金翎用力推開木屋的房門，大聲喚道，誰料屋裡卻空盪盪的，他撲了個空。

「奇怪了，二弟他們去哪了？」他疑惑的運起法力，凝出可觀過去的水鏡，看了片刻，「原來，他們出海去了。算了，我只好先在這住一晚了。」

天色不早，現在再去尋落腳處也麻煩，反正屋子空著也是空著，他借住一晚應該沒有關係吧。

夜色已深，身著黑衣的敖青整個人融入黑暗之中，他有些記不清地點，花了整整一天的工夫，才抵達金翎隱居的木屋。

為免打草驚蛇，他小心翼翼地走到木屋前，抬頭從窗口往裡望去。

只見輕紗般的月光下，一人正斜躺在床上，金黃色長髮在月光下格外顯眼。

不會錯了，此人定是金翎！

「金翎，讓你看看我的厲害。」敖青冷笑一聲，從衣袖中將曼陀羅花取出，輕手輕腳地放在窗口上。

突然，躺在床上的人略微移動了下，似乎要起身。

他心生警惕，往後退了一大步，差點沒失手將曼陀羅花掉在地上。

屋中人翻了個身，又沒有動靜了，敖青這才鬆了口氣。

「這樣不行，花放在這裡近不了身，根本就迷不倒他。」

他仔細觀察四周，發現窗戶大開，就算把花放在窗邊，香味也飄不到床前，根本起不了作用。

低頭想了一會兒，他有了主意——

他飛快地將曼陀羅花的花瓣全都摘了下來，在手掌中一捏，眨眼工夫，所有花瓣都化成了白色粉末。

「嘿嘿，不信這樣還迷不倒你。」敖青一笑，從原本就不高的窗台一躍而入，以最快的速度衝到床前，將手中的粉末撒了出去——

曼陀羅花功效強大，只要聞到少許就夠他受的了，床上的人八成已經四肢麻痺，動彈不得。

想到馬上就可以報仇雪恨，他激動得渾身發抖，立刻湊上前去，準備羞辱金翎一番，再好好教訓他一頓，讓他知道自己的厲害！

誰知才剛把腦袋探了過去，一片白色粉末就迎面撲來，猝不及防的他一下吸入不少，鼻間熟悉的淡香告訴他，這正是他剛撒下去的曼陀花粉。

當他明白是怎麼回事的時候，已經倒在地上無法動彈，只能心中暗暗叫苦。

「我還想是誰這麼大膽子敢戲弄我，原來是條不知天高地厚的小青龍。」床上的人翻身坐起，滿臉興味地看著他。

「你……你不是金翔？」

藉著燈光，敖青看清了男子的樣貌，驚訝的瞪大了雙眼。

此人雖然跟金翔同樣有一頭金髮，但樣貌相差極大，而且眉心那枚金色火焰印記更表明他的身分並不尋常。

「你和金翔有仇？」金翔不答反問，站起身來仔細打量著面前的青龍。

其實，早在對方靠近木屋之際，他就已發現這個鬼鬼祟祟的傢伙，只是裝作什麼都不知道，躺在床上等，想看看他要玩什麼把戲，對他所撒出的白色粉末自是早有提防，一丁點也沒吸入。

「關你什麼事！」自己的如意算盤全被眼前這個陌生的男子打亂，敖青氣得咬牙切齒。

看他那一頭耀眼的金髮應該也是金翅鳥，金翅鳥向來喜歡吃他們龍族……

敖青越想越後悔，中了曼陀羅花粉，現在全身無力連法力也施展不出來。早知如此，他就不應該魯莽行事！

「金翔是我二弟，你說關不關我的事？」金翔挑眉，居高臨下的看著他。

「……」敖青聽了更後悔。這下無論原由為何，對方肯定不會放過他的。

「說啊，你和我二弟究竟有什麼仇？」金翔蹲下身，拍了拍他的臉頰，心中滿是好奇。

究竟是什麼樣的深仇大恨，讓這條小青龍不畏懼天敵，一心尋仇？

「要殺要剮隨你的便，就算你吃了我，我不會告訴你的。」高傲的仰起頭，敖青堅決不開口。

他好歹也是洞庭龍君，該有的傲氣仍在，雖然他中了曼陀羅花的毒，渾身一點力氣都沒有，成了待宰羔羊，但要他向金翅鳥求饒，門都沒有！

「吃了你，這主意倒是不錯。」金翔濃眉一挑，作勢舔了舔唇。

這小青龍還真有意思，往日被他遇上的龍都是哀聲討饒，他倒挺有骨氣的。

只是，他是金翅鳥和鳳凰的混血，並不喜歡吃龍肉。當然，他可不會告訴這小青龍。

「我……臨死之前，我有一個要求。」看著金翔的動作，敖青忍不住冷汗直冒。就算嘴上逞強，還是會怕的。

「哦？你還有要求啊？」金翔抬起他的下巴，一臉興味的望著他。

「就是，你吃我的時候爽快些……」話還沒說完，敖青的臉色已蒼白如紙。

早就聽說金翅鳥對獵物極為凶殘，喜歡活吃，慢慢將獵物折磨至死。

「那好吧，我答應你。你說我從哪裡開始吃好呢，這裡？還是這裡？」金翔強忍著笑意，在他身上比劃了幾下，益發覺得這小龍實在有趣得緊。

想到自己馬上就要落入天敵之口，敖青膽顫心驚的閉上雙眼，一心只期盼他動手乾脆點。

「其實我也可以不吃你，只要你告訴我，你和金翔究竟有什麼仇，我就放了你。」難得遇到這麼有趣的一條小龍，他可不想那麼快就把他給玩死了。

「我才不會告訴你！」敖青怕歸怕，一口傲氣還是在的，死活不說。

「這可是你自己說的，我動手嘍。」金翔拽起他的衣襟，將他丟到床上，打算好好嚇嚇他。

「唔……」敖青閉上雙眼，緊緊的咬住下唇，呻吟了一聲。

看著他這模樣，金翔反倒為難起來。本來只想嚇唬這傢伙，沒想到他還真以為自己會吃他，弄得現在騎虎難下。

吃嘛，實在沒胃口。不吃，又損了他們金翅鳥的威風，究竟該如何是好？

而這頭敖青等了一陣子，想像中的巨痛並沒有出現，他疑惑的睜開雙眼，想看個究竟，誰知竟看到意料之外的景象。

「飄飄……」敖青低喃著，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

他朝思暮想的飄飄就在眼前，而且還對他微微一笑……

他不知道的是，曼陀羅花令人渾身麻軟的效力此時已經過了大半，接著就會使人看見幻覺，受藥力影響，敖青竟把金翔看作凌影飄。

「嗯？」沒聽清他在說什麼，金翔低下了頭。

「真的是你嗎？」力量漸漸地回到身上，敖青痴迷的望著前方，伸出雙手捧住金翔的臉，眼眸溫柔得快滴出水來。

「你以前認識我？」雖然被他弄得一頭霧水，金翔卻沒有拉開他的雙手，只覺得這傢伙不會被嚇傻了吧？

敖青沒有回答，只是深情的凝視著他，抬起臉緩緩的靠過去。

金翔低頭看著這小龍一寸一寸的靠近，正待開口說些什麼，後頸卻突然被按住，唇間貼來一個柔軟的物體。

他立即愣住，震驚地望著敖青放大的俊臉，而後唇瓣間傳來溼潤的觸感。

金翔驚呆了。他堂堂金翅神鳥居然被一條龍給強吻了，而且還是條呆頭呆腦的公龍——

但是，金翔不得不承認，他並不討厭這個吻。

他的心跳不斷地加快，接著大手一伸，將敖青拉入懷中，霸道的鎖住對方的唇，奪回了主動權。

「唔……」

敖青幾乎無法呼吸，只感到溫暖的氣息將自己包圍，於是，情不自禁地將手往金翔的後腦撫摸著。

但金翔又突然把兩人的距離拉開些，望著敖青被自己蹂躪得紅腫的唇瓣，金眸中帶著一絲難以置信……

他可是金翅鳥一族的繼承人，明明該與龍族是天敵，但是，為什麼一吻上這條小青龍的唇，他卻激動不已、難以自拔？

雙唇剛分，敖青卻又撲了上來，緊緊地抱著他，就像害怕他馬上就要消失一般。

「不要離開我。」他好怕，好怕自己在作夢，等夢醒了，他心愛的人又要離開他。

「你……」金翱沒有動，愣愣地由他抱著。

聞著敖青身上淡淡的曼陀羅花香，他的意識也開始模糊起來……

自始至終，他都知道懷中之人是男子，但他居然一點厭惡的感覺都沒有，甚至對這人的擁抱還戀戀不捨。

金翱覺得自己都變得不像自己，心頭也漸漸迷惘起來。

「好久不見，你都長壯實了。」敖青雙手在金翱的腰上摸來摸去，低聲嘆道：「這樣也好，長壯些也好……」

「我本來就是這樣。」金翱皺起眉頭，但沒有阻止他。

沒有遇到任何反抗，敖青的手開始不規矩起來。

心上人就在眼前，而且方才他們還熱吻一番，應該打鐵趁熱，盡快成就一段好事，他可是想這一天想很久了。

待金翱發現他的意圖之時，敖青已經脫掉自己的衣裳，壓在他身上……

「你想做什麼？」大概被敖青的一連串舉動弄得傻了，金翱都忘了推開他。

「既然我們兩情相悅，那就別再等了，現在就來享受魚水之歡！」抱著金翱的腰，敖青笑咪咪的親了親他的臉。

「你要和我行魚水之歡？」眉頭一挑，金翱不由得感到大大的有趣。

雖然不知道對方撒向他的白粉究竟是什麼，但看他這副模樣，一定是什麼惑人心神的東西。

重新打量了敖青一番，發現這條小龍膚白勝雪、眉目俊秀，實在是個少見的美男子。

「你不願意嗎？」敖青哀怨地望著他，彷彿他要是說個「不」字，有多傷他的心一般。

金翱沒有回答，只是伸手抬起他的臉，在他唇上落下一吻，舌尖探向那迫不及待張開的溫暖口腔中汲取著他的氣味，似乎想印證些什麼。

許久，他離開敖青冰冷軟滑的唇瓣，一雙金眸閃爍著火熱的光芒。

他確定了，這味道他喜歡！

他並不愛男人，不過如果是眼前這條有趣的小龍，他倒是不介意嘗試與男子交歡……

突然間，金翱的額頭開始發燙，他額間那枚金色火焰竟飛躍而出，繞著敖青轉了幾圈後，隨即沒入他的小腹。

「好燙！」敖青大叫一聲，痛苦的抱著肚子在床上滾了一圈。

金翱趕緊將他拉入懷中，阻止他亂動，接著將他翻過身來，只見一隻金色的火鳳凰正盤踞在敖青的小腹上，彷彿隨時就會展翅高飛般，栩栩如生。

「這是……」他驚訝的望著那火鳳凰紋章。「火鳳凰居然認主了，難道他就是我……」

他身上有火鳳凰的血統，火鳳凰一族生來額頭上就有火鳳紋，一旦遇上自己命定之人，便會自動認主，而且火鳳紋一旦認了主，除非主人死去，不管用什麼辦法

都消除不掉。

「罷了，既然火鳳紋都認了你，從今以後你就是我金翱的人了。」輕輕地拍了拍敖青的臉，他決定不再追究這小龍來找他二弟報仇之事，反正這小青龍是逃不出他的手掌心了，日後慢慢再問就是了。

被火鳳紋燒灼的敖青仍叫著疼，只覺得腹間像火燒一般，全身又失了力氣。「好痛……」

「痛嗎？我給你揉揉。」金翱的手撫上他的小腹，時輕時重的揉著，眼中漸漸燃起慾望的火花。

這身子真令他滿意，肌理柔韌，不似女子那般嬌弱，卻又白皙如玉，觸感如上好的絲綢一般，手指按上去就像被吸附著般離不開了。

他期待著能真正擁有懷中人，那會是件多銷魂的事！

「嗯……」被金翱撫摸一陣，敖青的臉龐就漸漸浮出紅雲，雙手緊緊的按住下身。

「不舒服嗎？」以為他哪裡不適，金翱拉開他的手，低頭看了看。

一看之下，他立即笑了出聲。

敖青早已情動，哪經得起他一而再、再而三的撩撥，此時下身早已高高昂起。

「很硬喔，多久沒發洩了？」大手撫上筆直的玉莖擰了擰。

那東西雖然脹得通紅，但卻很秀氣，剛好能被他一手掌握。

「很……很久了……我也記不清了……」敖青喘息著，語不成句。

自從他遇到飄飄之後，就再也沒碰過其他人，都快將情慾之事忘得一乾二淨。

「嗯，好像累積了不少。」金翱沉吟著，又用力揉捏幾下，立刻引起懷中人的呻吟。

「啊……」敖青不自禁的拱起腰，想要更多。

「你以前也曾像這樣興奮過嗎？」看著他如此情動的模樣，金翱禁不住心生疑慮，手下用力的捏了一把。

「沒……沒有……」要害被人握住，敖青不自覺的尖叫著，整個人顫抖不止。

「暫且信你一次，吻我。」被他誘人的模樣勾得心火直冒，金翱停下了手中的動作，霸道命令。

意識模糊的敖青抬起溼漉漉的雙眸，忍著焚身的慾火，艱難地靠到金翱懷中，毫不猶豫的吻了上去。

第二章

敖青溼潤溫熱的吻，讓金翱全身像被閃電擊中一般顫動著，望著敖青正專注親吻自己的俊顏，他體內血液不禁急速流竄。

從來沒有如此迫切的渴望擁有什麼人，現在，他真想立刻將懷中的人兒拆吃入腹，一刻也等不及。

「唔……」攀在他身上的敖青露出如夢似幻的笑容，伸出手環住他的脖子，不停的索求。

金翱熱烈的回應著，吸吮那甘甜的唇，啜吻著他的頸項，再緩緩往下移，找到了他胸前的紅果，舌尖劃過，接著含入嘴中，細細品嚐著。

敖青低喘著拱起腰身，動情地享受這熾熱的刺激，雙手也揪住金翱濃密的金髮。

「飄……」難耐的呻吟脫口而出，他被陣陣歡愉弄得全身無力，覺得自己快要融化了。

金翱邊舔弄著粉紅色的乳尖，大手邊順著他腰側往下滑入他的兩腿之間，逗弄著挺立的玉莖。

敖青輕哼一聲，舒服的閉上雙眼，接受了他的愛撫，金翱手指時輕時重的動作，弄得他心頭癢癢的。

「啊……嗯……啊……」他只覺得下身火焰燒得更熾，忍不住高聲叫起來。

「想出來嗎？」見他這激動的模样，知道他已近高潮，金翱將手指收攏不動，故意問道。

敖青整個人輕顫著，細長的睫毛微微抖動，「想……想……」

「叫我的名字，就讓你出來。」他一笑，手指輕輕在他玉莖根部磨蹭，卻壞心眼的按住尖端的出口。

敖青臉龐漲得緋紅，他整個身子都被汗濡溼了，所有感覺都集中在下半身，星眸半張，嘴中不斷地發出誘人的呻吟聲，卻一個字也吐不出來。

「叫我翱。」低聲引誘著他，金翱很期待他喚出自己的名字。

「翱……」

「真聽話，這次就先放過你。」賞賜般的在他的臉上親了一記，接著手指環住那脹大的勃起，揉動幾下後，快速地鬆了開來。

白濁的液體很快從玉莖的前端射出，濺了金翱一手。

「啊哈！」釋放過之後，敖青整個人倒向前，筋疲力盡的癱軟在金翱懷中。

金翱順勢將他壓倒在身下，大手捧著敖青的臉細細吻著，舔吮著他的唇瓣，好像在品嚐什麼美味佳肴。

從情慾間回神的敖青突然意識到不對，他瞪大雙眼，奈何曼陀羅花效力仍在，迷人心智的效果使他看不清眼前的人究竟是誰，但他知道對方絕對不是凌影飄。

他的飄飄不可能這麼強壯，還壓得他喘不過氣來！

那麼是誰，壓著他的人到底是誰？

察覺到事情不對勁，他用盡全力想推開壓在身上的人，卻怎麼也推不動。

金翱對他微弱的反抗不為所動，大手繼續在他身上游移，略帶粗糙的指腹在敖青幾處敏感地帶來回逗弄，帶給他無法言喻的銷魂快感，竟比他自己摸還要刺激好幾倍！

敖青感到萬分的屈辱。往日都是自己去調戲別人，如今卻被人調戲，這是他從來沒有想過的事情。

發現身下人正魂遊天外，不知在想什麼，金翱不悅的用力的捏了捏掌下緊翹的臀，喚回他的注意力。

「啊……」

體內陣陣酥麻讓敖青禁不住呻吟出聲，快感不斷湧向小腹，逼得他痛苦的扭動著。

「喜歡這樣嗎？」彈了彈又開始垂淚的玉莖前端，金翱惡質地笑了。

「嗯……」他已無法思考，只能本能的迎合來自金翱的撫弄，向他索取更多。被這誘人的模樣刺激得熱血沸騰，金翱將自己脫個精光，接著壓在敖青身上，肆意的親吻撫摸，享受肌膚相觸的感覺。

滿意地聽到身下人嘴中逸出的呻吟，大手慢慢往下摸索，來到兩股之間，探到小穴的入口。

「不要……」敖青本能的夾緊腿，不想讓他侵入。

但金翱的動作慢慢加劇，吸吮、舔弄的速度加快不少，好似恨不得把身下之人吞入腹中一般，弄得敖青意識逐漸迷亂，兩腿也鬆了開……

金翱感覺到他的放鬆，大手趁機探了進去，在溫暖柔軟的小穴裡來回抽刺探索著，尋找到那一處突起，用力的壓了下去。

「不要這樣……啊……」竄向四肢的猛烈快感讓敖青不爭氣地發出誘人的呻吟聲，全身因情潮而染上淡淡的粉紅色，如同剛現世的東海珍珠。

「啊！不要……」從未被人碰過的地方被如此觸摸，使敖青本能地起了反抗之意，身體不停扭動。但這無疑是火上澆油，讓金翱情慾更加高張。

「不愧是火鳳紋選中的人，真是妙極了。」金翱喘息著，又將一指緩緩探入那緊窒的穴內。

「啊……」

聽敖青一聲低呼，又感覺到手指被溫暖的內壁給吸住，金翱心中一動，下腹的巨物也抬起頭，手指忍不住在敖青體內一刮。

「我不行了！」本就在情動之時，哪抵擋得住這般刺激，敖青大叫一聲後，全身一陣顫抖，玉莖前端噴出一股熱流，接著便無力的癱軟在床上，動彈不得。金翱接著將他大腿分開架起，敖青還來不及反應，那腫脹的巨物便抵在他的入口前。

「告訴我，你叫什麼名字。」

當他抬起眼，迎向金翱金色的眼眸，一看到他眼中那團熊熊燃燒的火焰，敖青腦中就一片空白，顫抖的開了口，「敖……青……」

得到想要的答案，金翱一笑，接著小心、緩慢的進入他的身體，碩大的柱身擠入緊窒的穴內，敏感內壁立刻吸附上來，將他的慾望緊緊含住，感覺是那樣親密及契合，像是兩人本來就是一體的。

敖青被異物入侵的異樣感弄得驚喘出聲，不敢亂動，只能緊緊抱住身上的人。

「青兒，你還受得了吧？」沒入大半之後，金翱沒有動，胸口劇烈的起伏著，享受著被那小穴包圍所帶來的快感。

「嗯！」

直到敖青閉著眼睛點點頭，金翱才開始緩緩的抽動。

金翱像是飢渴的野獸，好不容易逮到飽餐一頓的大好機會，自然不會放過，衝刺的速度逐漸加快，巨物一下一下的抵到敖青體內深處，像要把他整個人貫穿似的凶狠，惹得敖青連叫喊的力氣都沒有，只能無意識的呻吟著。

金翱一邊衝刺著，一邊在他臉上落下無數細吻，雙手更用力揉捏著微微腫起的乳

尖，直到它充血得鮮豔欲滴。

「啊……我不行了……」敖青柔韌的身軀隨著金翎的猛烈抽動而劇烈擺動著，一頭青絲散亂在床上，襯著他被情慾染紅的身子，更顯媚人，令金翎更加興奮，動作更快。

「啊……嗯……啊……」一開始還想著反抗，但到後來，沉浸在激情中的敖青給折磨得理智全失，只能抱住金翎，享受他的衝刺帶來的快感，他只覺得全身好像要融化似的，舒服得令他大叫出聲。更加抬高腰肢，迎合金翎的律動，以便得到更多快感。

敖青的配合讓金翎衝刺得更深、更快，在激情的快感中，不只他的身體得到前所未有的滿足，心頭也被濃濃的暖意充滿。

「青兒！」他低吼一聲，更猛烈的律動，以前所未有的熱情不斷的衝擊著身下之人，直到激情的狂烈歡愉將兩人帶上天堂……

清晨，陽光穿過窗戶照了進來，金色和黑色的長髮散落一床，兩具身軀在床上相互糾纏著。

「嗯……啊……」敖青不停的顫動，緊緊抓住床沿，劍眉緊蹙，神情透著沉浸在歡愉中的苦悶。

「是這裡嗎？」壓在他身後的男人腰身一挺，立刻引起他一陣喘息。

「嗚……」

他咬牙想推開金翎，身體卻被壓得死死的，體內那一處敏感點不停被戳刺著，害得他腰都直不起來，好不容易聚集的法力被這麼一撞，也全都消散了。

難道這是報應？他明明是來找金翎報仇的，一覺醒來，卻發現自己被另一個金髮男人壓在床上肆意侵犯……

剛開始，他的確把對方當成心上人胡亂親了一通，之後意亂情迷跟他發生關係時，基本上也是昏昏沉沉，理智半失。

但曼陀羅花的效力退去之後，他漸漸清醒過來，才發現自己竟被一個陌生男子壓在身下，巨大的性器還在自己體內猛烈進出！

敖青咬牙堅持著沒昏過去，原本以為對方只是想羞辱他，一次也就罷了……

哪知這傢伙居然食髓知味，壓著他不知道做了多少次，折騰了他一夜，讓他氣得想殺人！

「我問你，你是不是喜歡上金翎，才來找他的？」含住他的耳垂，金翎低聲詢問。自從抱過敖青之後，他就被這小龍深深迷住，意亂情迷之際，又想到，他該不是暗戀金翎，在得知金翎有了情人之後，因愛生恨，才上門來報仇的吧？

一思及此，他心頭就湧起酸意，開始嫉妒起自家二弟，想向敖青問個清楚。

他絕不允許他心中還有別人！

「鬼才喜歡他，我喜歡的是……」敖青臉頰緋紅一片，話說到一半，又停了下來。這種時候居然問這種問題，就算有也不會告訴他！

「那你喜歡誰？」金翎眉頭一皺，臉色有些難看，下身又用力的頂了他兩下。

「我誰都不喜歡行了吧。」敖青好氣的大吼一聲，他真恨不得化成龍身一口咬死金翱。

「過去的事情我不想追究，不管你以前喜歡誰，但是以後只准喜歡我。」低頭在他的肩膀上咬了一口，金翱眼中充滿了佔有慾。

「滾開！我才不要喜歡你。」氣得面色鐵青的敖青用手肘往他胸口撞去，不顧一切地往前爬去。

「嘴上說不喜歡我，你這裡卻緊咬著我不放。」金翱邪佻一笑，竟不阻攔，反而大方的鬆開手，任由他挪動。

「唔……」滾燙的巨物一點一點離開自己的身體，敖青卻忍不住低吟出聲，更感覺體內好像少了什麼似的，空虛得要命。

金翱也惡意的將肉刃抽出來一些，帶出的白色濁液從敖青股間流出。

「不要……」尖叫一聲，突然襲來的空虛感讓敖青忍不住拱起腰，又將巨物吞了回去。

好燙，卻很舒服，被佔有時那說不出來的充實感，讓他拋開一切，忘情呻吟著。

「我就說嘛，你是離不開我的。」將他翻了個身，跨坐在自己身上，金翱得意的拍了拍他的臀，看著他的眼神裡滿是戲謔。

火鳳紋都認了主，他就不信這小青龍還逃得出他的手掌心！

「想要嗎？想要的話就自己來。」勾起他的下巴，吻了吻他的嘴角，金翱壞心眼的命令著。

「我不……」敖青倔強地搖著頭，雙手抵在金翱胸前，僵直著身體一動也不動。這種事太差人了，他怎麼可能做！

「不要？那還夾得這麼緊。」惡意的伸手摸向兩人的結合處，金翱哼了一聲，更用指尖按壓著吸著他不放的柔嫩穴口。

「別……」敖青被這刺激弄得身軀一顫，試圖抬起腰，卻清楚的感受到巨物在他體內顫動。

「你不需要就算了，我也想休息了。」金翱決定好好的懲罰一下不聽話的人兒，便握住他的腰，硬生生將敖青推離自己。

「不，不要走……」被情慾折磨的人艱難的叫了出聲，但一出口，敖青就恨不得咬斷自己的舌頭。他怎能說出這般不知羞的話？

「你到底是要還是不要？」

「要……我要……」他墨色的眸子滿是渴望，後穴中空盪盪的，亟需什麼來填滿。

「你乖乖的，我就會給你。」不客氣的拉開他的雙腿，嫣紅的小穴一張一闔，不斷的吐出些許白色濁液，讓金翱的眼神深沉不少。

「給我……快給我……」看著那猙獰的巨物，想起那東西曾帶給自己多大歡愉，敖青就不顧一切的撲了上來，將金翱壓在身下，抓住那碩大的肉刃就往自己體內塞去。

「你真性急。」看著那處銷魂的小穴一點點將自己的分身吞了進去，金翱忍不住舒服地嘆息一聲，任由敖青自己動作。

這火鳳紋真是厲害，都不用他動手，敖青就主動送上門了。

他曾聽母親說過，火鳳紋認主之後好處諸多，最大的一項就是可以促進夫妻間的感情。他一直不明白是如何個好法，如今總算明白了。

「啊……啊……」敖青瘋狂的扭動著腰，更深的吞吐著埋在體內的巨物，破碎的呻吟聲不斷地從口中逸出。

「慢點，別傷著了。」金翱扶住他的腰，配合著他上下律動。

「啊……哦……嗯……」得到他的配合，快感來得更加猛烈，沒兩下，敖青就沒力氣了，發洩出來之後，就趴在金翱的身上喘息不已。

「知道我的厲害了吧，以後不准再忤逆我。」將人摟到懷中，撥開他汗溼的長髮，金翱親了親懷中人酡紅的臉頰，出聲警告。

「嗯……」敖青實在累得不行，隨意應了一聲，兩眼一閉，便沉沉睡去了。

「真是沒用，這樣就不行了。」嘴上雖然帶著責備之意，但金翱在敖青體內抽動兩下、射出熱液後，還是將肉刃緩緩撤了出來，擁著敖青躺下。

這一覺，金翱睡得很好，擁有火鳳凰血統的他夜裡時常被體內的熱氣燙醒，但這次他卻感覺身邊涼涼的，好像有個大冰塊正好中和煩人的熱氣一樣，忍不住抱緊那清涼的源頭，將他緊緊扣在懷中。

待敖青一覺醒來，天色已經又暗了下來。

他睜開雙眼，迷茫的掃視四周，待看到身邊睡著的人，方才回過神來。

他怒火中燒地瞪著仍在睡夢的金翱，兩眼都快冒出火來。

就是這個人，三番兩次折辱於他，他要殺了他！

他口中吐出一道水流，青光一閃，冰藍色的水流便幻化成一柄鋒利的青刀朝金翱砍了下去。

「一醒來就這麼熱情似火，我可承受不了。」誰料金翱只是裝睡，哈哈一笑便坐起身來，一指輕彈在刀身上，令其偏了角度，輕易化解了他的攻擊！

「今天我一定要殺了你！」龐大的水流自敖青掌中湧出，化作無數把鋒利的刀刃，朝金翱射去。

金翱一躍而起，人是躲過了攻擊，但好好的一張床卻在頃刻之間就四分五裂。

「你想謀殺親夫啊」見他如此凶悍，似乎是來真的，金翱收起玩笑心態，認真應對。

沒想到敖青法力不弱，雖然比不上自己，也算是個高手。

原以為這小龍只是模樣俊美，不料他身手也是一流，不愧是火鳳紋選中的人！

「什麼親夫！」敖青怒極，整個人都撲了上來，操縱著飛舞的水流瘋狂攻向金翱。他本體是青龍，性寒屬水，如今發起狂來，以法力凝成的水流綿綿不絕，繞著他飛速地上下旋轉，襯得他本就瀟灑的身影更是飄逸，宛如謫仙。

「真是美極了！」金翱目不轉睛的望著這副出塵脫俗模樣的敖青，心跳得飛快。

「看什麼看，吃我一招。」被他無禮目光弄得氣極，敖青低喝一聲，再度揮出一記水刃。

才出手，就因為動作太大牽扯到腰，痛得他倒抽一口冷氣，法力一時提不上來，腳下一空，整個人朝下栽去。

他心中暗叫不好，閉上雙眼等待撞擊的巨痛，哪知卻落入一個溫暖的懷抱。

「你這招叫投懷送抱？」金翱低聲悶笑。

他見敖青身形不對，趕緊飛身上前接住他，正好溫香軟玉抱了個滿懷。

金翱怕他再動手，將他雙手一縛到身後，抬起他的下巴，「真不知你在氣什麼，昨天是你自己撲到我身上，抱著我又摸又親的，現在卻翻臉不認帳，對我喊打喊殺的。」

「我……」敖青雖被曼陀羅花毒迷了神智，但自己做了什麼還是記得一些。

對方說的一點都沒錯，是他主動吻了他，而且意亂情迷地將他當成飄飄，欲成好事……

該死的！但就算自己有錯在先，這傢伙也不能趁機佔他便宜。錯一次也就夠了，居然還把他弄得渾身痠痛，差點連腰都直不起來！

恨得牙癢癢，卻不得不佩服對方無窮的體力，縱慾一夜卻神采奕奕……

「好了，剛才的事我也不追究了。」揮了揮手，金翱也不想跟他爭什麼。

反正都是他的人，雖然凶悍，但悍也有悍的味道，況且他這一身精妙的法力和俊秀絕倫的丰采，也足以做未來金翅鳥族族長的伴侶！

「放開我。」一冷靜下來，敖青的頭腦也清醒許多。

這事的確不能全怪對方，反而得說是自己惹的禍，若真的告上天庭，也討不了好處。

再說，此事若被父王知道，恐怕會禁他一段日子的足，還是息事寧人的好，就當自己沒長眼，吃了次虧，算了。

「放開你可以，但你不許再動手。」

「好。」敖青答應得很乾脆。

金翱看了他許久，見敖青情緒不再激動，這才放開他。

他一鬆手，立刻被敖青一把推開，好像他是瘟神一般離得遠遠的，匆匆撿起散落在地上的黑衣穿好，看也不看他一眼。

懷中空盪，悵然若失，金翱不由得愣住了——

他居然看也不願意看他一眼！

往日在宮中，他走到哪，都有無數愛慕的眼神投向他，怎麼敖青反而對他視而不見？

還是說昨夜不夠努力，青兒沒有察覺到他的好？

「你叫金翱？」記得昨夜，自己口中不停喚的正是這個名字。

「正是，我乃金翅鳥一族的……」得意揚揚的準備表明自己的身分，卻被打斷了。

「我知道你是金翅鳥，你是金翱的大哥，昨夜是一場誤會，希望你最好忘了。」

「忘了？」金翱一怔之後，咬牙切齒的反問。

好啊！一夜纏綿後就對他始亂終棄，他金翱竟也有被拋棄的一天！

難道老天在報復他以往的冷血無情，如今好不容易遇上命定之人，對方居然要他

忘了……

「事因我找金翔尋仇而起，有錯在先，還請你不要放在心上。」無視痠痛無比的腰，敖青刻意裝得毫不在意的模樣。

「你一句忘了，就要我當作什麼都沒發生？」陰沉地瞪著敖青，金翱氣不打一處來。

「那你還想怎樣，吃虧的那個可是我。」

「你的意思是你吃虧了？」金翱聞言更怒，雙眸危險的眯起。

「當然，腰痛死我了。」敖青忍不住出言抱怨，臉龐漲得通紅。

他眉頭緊蹙，墨色的眸子波光粼粼，淡色的唇瓣微微翹起，惡狠狠地瞪著金翱。金翱見了他這般神態，只覺得下腹一緊，心中大喊吃不消。這小青龍太誘人了，連生氣都這麼風情萬種。

「哪裡痛？我給你揉揉。」心隨意動，他的大手已經摸到敖青的腰上。

「你別過來。」

「我就是要過來，你能把我怎麼樣？」金翱哪會聽他的，扣著他的腰就往懷裡帶。

「找打。」敖青怒喝一聲，又運起全身法力。

兩人打得難分難解，這小木屋哪堪兩人折騰，只聽「轟」的一聲，屋宇整個塌了下來，青芒和金光同時一閃，金翱落到一旁的空地上，敖青則化為一條巨大的青龍飛向天空。

看了看毀了大半的木屋，金翱站在原地，搖搖頭道：「這下可好，二弟要知道我把他的屋子毀了，肯定不會放過我。」

「你就好好收拾爛攤子吧。」留下一句話，敖青頭也不回地飛走了。

金翱沒有追上去，只看了看手中一塊晶瑩剔透的龍形玉珮。

那玉珮的正中央刻著一個「青」字，正是方才打鬥時，他從敖青身上摸來的。

俗話說得好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，他本不想去龍族選新娘，但敖青的出現讓他改變了主意。

他很期待，下次與他相見之時，這小青龍會是什麼表情！